

浅析索绪尔的共时与历时语言学

张莹莹

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0

【摘要】：瑞士语言学家弗迪南·德·索绪尔（Ferdinand de Saussure），被誉为“现代语言学之父”，在语言学发展史上占据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。索绪尔曾前后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，其思想由学生整理汇编为经典著作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。在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中，索绪尔明确提出，语言学研究存在两条关键分界：一是将言语活动划分为语言与言语；二是将语言学研究区分为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。共时与历时的划分，不仅清晰界定了语言学的研究范畴，更推动现代语言学实现了范式性突破与跨越式发展。本文围绕共时与历时语言学的提出背景、核心内涵、相互关系及理论意义展开梳理与阐释，以便更完整地呈现索绪尔这一重要理论价值与影响。

【关键词】：共时语言学；历时语言学；索绪尔；语言系统

DOI:10.12417/2982-3846.25.07.005

1 理论提出的背景

索绪尔刚开始从事语言学研究时，正是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，因此他最初也是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（潘志刚 194）。这一学派以语言的历史演变、亲属关系与谱系分类为核心，致力于通过比较不同语言与方言，重建古代语言形态，探寻语音演变规律。索绪尔批判性地继承了其成果，进而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。以其老师为代表的新语法学派坚信，语言变化存在绝对规律，甚至可以在缺乏文献资料的情况下，无限重建古代语言形式。索绪尔对此提出质疑，他认为这类所谓规律并不稳固，语言在时间中的演变零散而随机，难以构成系统，反而是每一个共时阶段的语言状态，都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系统平衡。这一认识，成为他区分共时与历时研究的重要起点。

与此同时，当时德国唯心主义与实证主义哲学流行，不少观点认为社会现象无法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。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则为索绪尔提供了重要支撑。涂尔干将社会视为“集体心智”所形成的“社会事实”，具有外在强制性与普遍性。语言作为典型的社会事实，受集体规则约束，而非单纯由历史发展决定。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索绪尔的语言观，为其理论奠定了社会学基础。随着学科不断发展，语言学迫切需要明确自身的研究对象与方法，摆脱依附地位，走向独立与科学。索绪尔明确提出：“语言学的唯一的、真正的对象，是就语言并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”（索绪尔 324）。他先区分语言与言语，锁定语言学的核心本体，再进一步划分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，清晰界定研究视角与范畴，从而为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、系统、规范的现代学科奠定了关键基础。

2 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基本内容

2.1 理论定义与内涵

索绪尔主要运用两条相互交叉的轴线来描述共时与历时语言学。

“确实，任何科学如能更仔细地标明它的研究对象所处的轴线，都会是很有益处的。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依照下图分出：（1）同时轴线（AB），它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，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从这里排除出去；（2）连续轴线（CD），在这轴线上，人们一次只能考虑一样事物，但是第一轴线的一切事物及其变化都位于这条轴线上（索绪尔 111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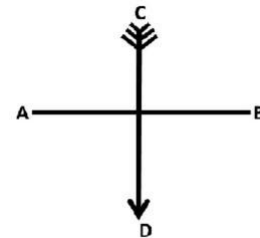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索绪尔对共时与历时关系的解读

基于这一模型，共时语言学又称静态语言学，以特定历史时期的语言系统为对象，聚焦语言在某一相对稳定阶段的内部结构、组织规则与功能实现。它不关心语言从何而来、如何演变，只关心在给定时间断面内，语言要素如何对立、组合并形成价值。简言之，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当下状态。历时语言学又称演化语言学，以语言在时间进程中的发展、变化与演变为对象，考察语音、词汇、语法、语义等要素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形态更替、规律与动因。

它关注语言的历史过程，解释语言为何以及如何从一种状态走向另一种状态，揭示语言在时间轴上的连续变化轨迹。共时与历时的区分，本质上是对语言系统与语言演变的区分，是对“语言在某一时刻是什么”与“语言在时间中如何变化”这两个问题的分别回应。

2.2 隐喻诠释：国际象棋与树干的启示

为更通俗地揭示共时与历时的差异，索绪尔使用两个经典隐喻，将抽象理论转化为直观认知。

2.2.1 国际象棋比喻

最贴切的比喻是用国际象棋的状态解释共时和历时语言学。“首先，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。棋子各自的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，同样，在语言里，每项要素都由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”（索绪尔 121）。

共时语言学如同对某一时刻的棋盘进行静态拍摄，只关注当前棋子布局、相互制约关系与整体格局，不追溯上一步如何走、下一步怎么走，也不关心棋局从开始到现在的全部过程。它追求的是对当下系统结构的完整描写。历时语言学则如同记录棋局全程的动态影像，关注每一步走法、棋子移动轨迹、规则在时间中的执行、棋局状态的连续转换，还原从初始布局到当前局面的完整过程。它解释的是系统如何发生变化，变化如何累积并推动系统进入新的平衡。语言的诸单位，只有在语言系统里活动才有价值，一枚棋子，只有在棋盘上行走才有价值，才是实体，孤立的单位不是实体（郭瑀峰 136）

2.2.2 树干切割比喻

在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中，索绪尔还以树干为喻，进一步阐释共时与历时的观察维度。将语言视作一棵树干。纵向切割树干，所呈现的纹理与年轮，记录树木逐年生长的痕迹，对应语言在时间中的连续演变，代表历时语言学。它展现的是不同时期的状态叠加、要素更替与从一种结构到另一种结构的过渡过程，是纵向的、历史的、动态的视角。横向切割树干，截面呈现出同一时期各组织的分布与关联，对应某一特定时刻的语言系统，代表共时语言学。它展现的是共时平面上所有语言现象的共存关系、组合规则与结构秩序，是横向的、静态的、系统的视角。

两种切割方式对应两种研究路径：纵向看历史，横向看系统；纵向求演变，横向求结构。二者共同构成对语言完整的认识。

3 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相互关系

索绪尔在理论体系中更侧重共时研究，但并未否定历时语言学的价值。二者并非对立排斥，而是既相互独立、又彼此依存，共同构成语言学研究的完整框架。

3.1 相互对立

事实上，索绪尔的共时观与历史观的对立是绝对，两者不存在妥协。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，前者是某一阶段要素间的关系，后者是时间轴上一个要素对另一个要素的替代（张诗雨 151）。正如索绪尔所用国际象棋的比喻一样，下棋有规则制约，一个棋子的移动就会引起整个棋局状态的改变，语言的状态类似于下棋的状态，某一因素一旦发生改变，不需要多大变化就能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另一个共时态，而每一个变化都会改变整个系统。这一比喻就说明了共时态和历时态是各自独立的。

从研究方法看，共时语言学采用静态描写法，以客观、细致的方式刻画语言系统的结构规则、组合关系、聚合关系与使用规律，如对现代汉语句法结构、语音系统的系统描写。历时语言学则主要采用历史比较法，通过比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材料，追溯形式来源、梳理演变路径、总结变化规律，如对比古英语与现代英语在语音、词形、句法上的差异，揭示英语形态简化的趋势。

范畴与方法的双重独立，决定了共时与历时必须分而治之，避免以历时解释替代共时分析，或以共时结构否定历时变化。

3.2 相互依存

共时与历时虽相互独立，却并不相互排斥。索绪尔以“投影”为喻，说明二者存在内在联系：历时变化会在共时系统中留下痕迹，共时系统的结构约束也会影响历时演变的方向与限度。二者相互支撑、相互印证，共同服务于对语言本质的揭示。两者的依存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第一，共时是历时的基础。了解语言的共时状态是研究历时演变的前提，只有先明晰特定时期语言的面貌，才能更好地探究其历史变化，例如要研究汉语词汇的演变，需先清楚不同时期汉语词汇的共时特征。第二，历时是共时的演变。历时语言学研究的语言演变过程，造成了不同时期语言的共时差异，像汉语语法从古代的宾语前置较多到现代的宾语后置为主，这种历时变化形成了古今汉语语法的共时差别。第三，两者相互补充促进。共时研究为历时研究提供了某一阶段的详细状况，历时研究则能为共时研究中发现的语言现象作出解释，两者结合可全面深入地了解语言的本质和发展规律。

4 共时和历时理论提出的意义

共时和历时语言学的提出，无疑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对于后续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4.1 学术意义

对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划分，是索绪尔理论得以深入和完善的重要环节，是索绪尔整个语言体系得以完善建构的逻辑要求（廖杨佳 191）。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中，言语活

动被区分为言语和语言，着重强调“语言系统”这个概念。同时，索绪尔区分了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，指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是内部语言学。因此，索绪尔理论体系中的“语言和言语”、“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”，“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”这三组相对的概念，统一建立一共同逻辑核心之上的。这三对概念是从不同层面对语言现象进行界定的语言学概念，也使得索绪尔确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重点。共时和历时理论，是索绪尔构建其语言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基础。同时，共时和历时语言学所用研究方法不同，关注重点不同，也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切入点。

共时和历时理论的提出，影响到了后来的布拉格学派、哥本哈根的符号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。索绪尔将共时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，由此共时语言学成为了语言学研究的新方法。描写学派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对于索绪尔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给予很高的评价，认为“他为我们打下了人类言语科学的理论基础”。“转化生成语言学之父”乔姆斯基也同意索绪尔的一些观点，认为存在一个东西是人类语言真正的本质，是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（王璐 25）。

4.2 现实意义

语言的共时性是获得语言要素现存价值的基石。在现实生活的交流中，历时性对的运用大多只在于某个专项领域的人的研究，而真正停留在日常中的则更多的强调的是语言的共时性（高崇 98）。也就是说，共时和历时理论提出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共时性现实意义方面。

在语言教学方面，共时研究有助于教师和学生专注于当下语言系统的学习和研究，更好地理解语言的结构、规则和用法，

从而提高语言教学和学习的效率与质量，比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，可依据现代汉语的共时特点编写教材、设计教学方法。

在语言规范方面，共时研究为制定和维护语言规范提供依据。通过对某一时期语言的描写和分析，可以确定标准语言形式，规范语言使用，促进不同地区、不同群体间的有效交流，像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新华字典》的编纂就是基于现代汉语的共时状态。

在语言应用方面，共时研究对自然语言处理等语言应用领域意义重大。语言的共时性研究有助于了解语言的共时结构和规律、开发更有效的语言识别、合成、机器翻译等技术，以提高计算机对人类语言的处理能力。

5 结语

索绪尔所提出的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并非彼此割裂，而是相互补充、相辅相成，共同构筑起语言学研究的完整体系。历时视角聚焦语言在时间进程中的演变轨迹，关注新的语言现象如何逐步产生、更替与发展；共时视角则着眼于特定阶段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，看重各类要素在同一层面上的共存关系与价值对立。二者各有侧重，不可偏废。

共时与历时的划分，为后世语言学研究搭建了稳固的理论框架，从静态系统与动态演变两个维度，为揭示语言本质与发展规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。在实际研究中，只有将共时描写与历时考察有机结合，才能更完整、更深刻地把握语言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变化。这种结合不仅能够推动语言学理论的持续深化，也能让语言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人际交流、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，为语言应用与学术创新提供持久而坚实的理论支撑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费尔迪南·德·索绪尔.高名凯,译.岑麒祥,叶蜚声,校注.普通语言学教程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5.
- [2] 王璐.索绪尔共时历时理论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启发[J].文教资料,2017,(31):24-25.
- [3] 郭瑀峰.从索绪尔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的四个比喻看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[J].兰州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0,38(S1):136-137.
- [4] 潘志刚.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[J].求索,2009,(06):194-196.
- [5] 张诗雨.浅谈索绪尔的共时与历时理论[J].青年文学家,2015,(23):151.
- [6] 廖杨佳.论索绪尔语言学的共时观与历时观[J].戏剧之家,2018,(01):190-191.
- [7] 高崇.索绪尔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现实价值[J].汉字文化,2019,(09):96-99.